

长篇纪实小说

凌冰著

风西潇潇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
分子的命运沉浮

北大三代学子的
苍凉人生

生命与历史真实本色
的最终还原

中国工人出版社



长篇纪实小说

FENGYUXIAOXIAO

风雨潇潇

中国工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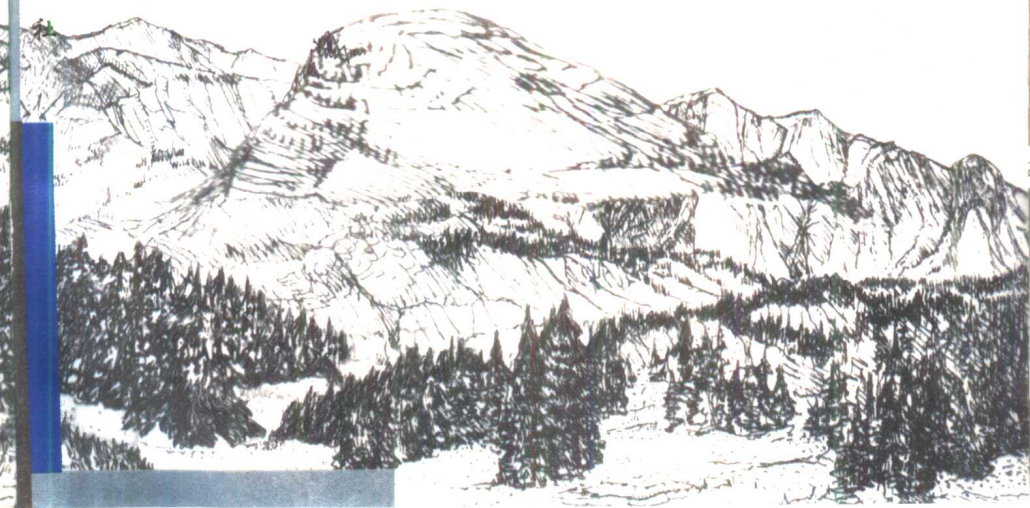
FENGYUXIAOXIAO

长篇纪实小说

风雨潇潇

凌冰
◎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作

民》

温欢

载津

词汇

通》

典》

要》

236



3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潇潇/凌冰著. -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5

ISBN 7-5008-2365-7

I. 风… II. 凌… III. 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439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495 千字
印 张	19.25
定 价	26.00 元

编者的话

世运演义无常，学子风情万种。

二十世纪的每一天都令人眼花缭乱，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更是五色斑斓。他们在春花秋月，电闪雷鸣，剑风血雨中彷徨，求索；迷途，彻悟；奉献，牺牲；希冀，失落；悲哭，欢笑；低吟，高唱；婚恋，病亡……他们的人生道路更是难望其极的艰险崎岖！

少年读此书，会疑其为童话；它确有童话的优美。青年读此书，会疑其为传奇；它确有传奇之微妙。它不是童话，亦非传奇。它来自一位耄耋老人耳闻目睹的尘封记忆。字里行间纵横着成熟而又鲜活的血脉，跃动着经过苦难的浸泡、圣洁的洗礼和欣慰打磨的生命搏跳。它既是回眸历史的苍凉大唱，也是品味现实的炽热组歌。

本书并非刻意编织的故事，而世事，国事，家事，人事，情节起伏跌宕，惊心动魄，引人长叹，发人深思。本书虽非言情之作，而乡情，亲情，友情，恋情，真情贯穿全书，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怎一个情字了得！

本书章名，全部取自《诗经》。作者坦言，除名字虚构外，人物和故事都是真实的，自己只是一个记录者。

目 录



1	陟彼崔嵬- - - - -	(1)
2	有如皎日- - - - -	(19)
3	山川悠远- - - - -	(44)
4	中心是悼- - - - -	(66)
5	求其友声- - - - -	(92)
6	风雨如晦- - - - -	(119)
7	如日之升- - - - -	(144)
8	其人如玉- - - - -	(175)
9	出言有章- - - - -	(199)
10	秋日凄凄- - - - -	(223)
11	可以栖迟- - - - -	(252)
12	可以乐饥- - - - -	(283)
13	如雷如霆- - - - -	(308)
14	如震如怒- - - - -	(335)
15	或簸或蹂- - - - -	(359)
16	或燔或炙- - - - -	(383)
17	在坰之野- - - - -	(412)
18	在河之浒- - - - -	(434)
19	归宁父母- - - - -	(460)
20	与子同梦- - - - -	(485)
21	女子有行- - - - -	(509)
22	经之营之- - - - -	(533)
23	灼灼其华- - - - -	(558)
24	宜其遐福- - - - -	(589)



1. 陟彼崔嵬

三年级小学生谢文秀，附耳告诉新任校长苏贞：父亲回来了，下午去看她。

这本该是一件让人喜出望外的事情——谢秉礼一定带来了苏贞的丈夫——吴澍的消息。

已两年多不见来信的吴澍没有和一起离家投奔苏区的谢秉礼回家，使得已有了不详预感的苏贞更加不安了。她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然而却无法止住全身的颤抖。

“好孩子，长得真快！快跟我一样高了，都是中学生了！”看到谢秉礼说话时那勉强的笑容，苏贞更证实了自己的预感。她已经做好了冷静接受噩耗的充分准备。

“还走吗？”她力求平静地问。

“明天就走！带着文秀她妈。那里需要妇女。”

“文秀也一起走吗？”

“她不去，还要拜托……嫂子多加管教！”

“只管放心，我一定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苏贞和儿子大波、女儿小梅都喜欢聪明伶俐的文秀。因为两家父亲的关系，他们很是亲密。

“多谢了！”谢秉礼站起来向苏贞鞠躬。可怎么也抬不起头来，眼泪直往下落。

“谢叔叔，我父亲，他……”

“说吧，谢先生！我们——还受得住！……”



谢秉礼没出声，颤抖着的右手伸进长衫的口袋，拿出装在牛皮纸信封里的红布卷，慢慢抻开，露出吴澍的那支粗黑杆金星自来水笔。

尽管苏贞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一见到吴澍的钢笔，还是昏了过去。

“光荣啊，吴澍同志！”待苏贞醒过来，谢秉礼终于说出了真相。他说，吴澍是江湾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他参加了“五四”运动，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坚信共产主义。他忧国忧民，重视白区工作，认为迅速扩大苏维埃政权才是革命的根本。因此他决定带队前往苏区。他们在笑面狼搜捕后按原定计划出走，掩护了江湾的党组织。在苏区打了不少漂亮仗；在草台岗、大柏地等战役中立了功，对反围剿作出了贡献。……

这些话使苏贞既感亲切而又觉陌生。一向不问政治的她，在丈夫走后的六年一反常态地关心起时事，却总也不见苏区的扩大，更没有像吴澍所说的那样扩大到湖北来。

儿子吴大波在深沉的哀恸中陷入迷惘：是的，民族必须复兴，国家必须富强，人民必须安乐。但是，要得到这些，理应讲清道理，走上和平建设之路，战争并不能达到目的。事实证明掌握了真理的一方不一定会赢得战争！其结果是中华没有振兴，却给社会留下了不知多少孤儿寡母！

听者沉默着，失去亲人的悲哀，为亲人献身理想和事业的高尚情操而哀叹着，只是都忍着没有落泪。

“可恨南京政府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给外敌，却不甘心在苏区的失败，调集百万大军，向苏区发动全面进攻。师政委吴大哥，团长郑弘，他们俩都是在保卫苏区北大门的血战中英勇牺牲的，时间是9月30号。”苏贞这才知道，吴澍写那最后一封信不久就牺牲了。

“当时我们已被敌人包围多日，弹尽粮绝，后援无望。这时



在吴政委身边只有一个小老表，惟一的退路是东边的树林。吴政委命令小老表在前，他在后边掩护。他向靠近的敌人扔出手榴弹，两个敌人倒下了，小老表冲进了林子。吴政委迈着重伤的腿冲出去，来不及了！敌人迅速围向吴政委。他拉开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说者和听者都屏住呼吸，好像是害怕吸进空气就会爆炸。

突然，无声的爆炸——泪泉又一次滚滚奔出。

突然，有声的爆炸声起——母子放声痛哭。

但是，并不能放声，门外就是公共走道。

“小老表跑进树林，回头亲见吴政委壮烈牺牲。”待母子的痛哭稍稍平息，谢秉礼接着说。“他是当地人，村子离当时的战场十几里，叫大刘舍。小老表和村里人把政委的遗体盛殓安葬在村子东边大约四五里路的地方。这次回来以前我到吴政委墓前祭奠。墓区保护得很好，安葬时在周围种了三十六棵青松，长得一片青翠。吴大哥牺牲时三十六岁。”

母子俩又在流泪，谢秉礼深感不安。他想说几句宽慰他们的话，却发现了语言的无能。

“记住，大波！将来胜利了，我们一定要一起去祭奠你父亲！”

“我晓得了，谢叔叔！”

“好孩子！大哥的纪念物就这两件！这是他戴过的红袖章，后来给一个新来的小同志戴。他牺牲后那小同志痛哭欲绝，把袖章交给我。这支笔他从家里带去，上级给他发了一支新的，他就给了我。孩子！拿去吧，留作永久的纪念！”

“吴大波！跪下接！”母亲命令。

任凭泪水像小泉一样奔淌，吴大波跪倒在谢秉礼面前。他慢慢伸出颤抖着的双手，郑重接过，把它紧紧地护在胸前。

“没有话？”吴大波没有站起，等待着。



“有！他多次对我谈过：为了祖国的未来和人民的幸福，我们这一代不得不去拼杀，这是万不得已。我们目的是要为下一代创造民主和平的环境。他希望他的子女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知识，建设新中国。他说，两代人共同努力，去追求‘五四’运动民主和科学的目标。”

“吴大波！记住！”母亲提示。

“我永远不会忘记！”

“还有，吴大哥说嫂子善良单纯，勤劳持家，帮他很多，他帮你极少，有愧于心。但是他相信你，你是辛亥革命烈士的女儿，你一定会作出很多有益的工作。”

“我明白！”一股激情，一股热力，已把苏贞对吴澍的不解和埋怨的纤尘完全抹去，催赶着泪水纷纷下落。……

“没有相片？”吴大波依然跪在地上。笑面狼抄走了他家的片纸只字和所有的照片，他们至今没有一张父亲的相片。他的声音同时诠释着希望和绝望，与其说是在发问，不如说是在结论，在呻吟！

“你不用管了，有我招待她还不够吗！”张强对春红说。

“不敢，够了！春红妹！你一个人在家，只管去忙你的事儿吧！”

“也好，我去烧饭。”

“这么早就烧饭！”

“有客，能不早点儿烧吗！”

“有啥客要来？”

“嘿！你看，你们二位不就是客吗！还有更要紧的客吗！”

“嗨，我可不敢当，也许她敢。不过既然来了，没得见陈先生，也要说点事儿再走，有茶就好。——苏队长！我可得提醒你：要不让春红参加宣传队，那是不小的损失。”

苏贞已就任江湾县抗日宣传队的队长，工作迅速开展，短期



内成效显著，深受各界好评。

“这你可提晚了点儿，她已经参加了！”

“英雄所见！英雄所见！”

春红退出客厅，说暖壶的水现成，再有事随时叫她。

“大树底下好歇凉。而今陈先生身兼第三师范学校的校长和教育局长，又是教联会长，地位实际在县长之上，成了江湾的第一位重要人物。我们都是他的学生和下属，他家是会面的好地方。”

“你知道陈先生不在家！”苏贞茅塞顿开。

“当然！师母去她妹家了。”张强点头，“根据你的表现，尤其是最近期间的明显进步，上级批准了你的申请，吸收你为中共党员。”

苏贞满面通红地站了起来，激动得手足无措，欲语无言。

.....

紧接着举行入党宣誓。她极力捕捉党组织代表张强的讲话，印象最深的是对她思想进步过程的分析，是中肯而她自己却没想过的。.....

“我先走了，你跟春红玩会儿再走。”张强已走到廊上，又回头说：“要注意身体！保持乐观健康！没有健康就不可能做好工作。”

她“嗯”了一声，便提高了嗓门：“春红！张先生要走了！”

春红的父亲陈守中，摆摊儿养家的小贩，在军阀混战中被不知来自何方的炮火杀死。母亲耿氏带着两岁的女儿从驻马店辗转南逃，来到陈德彰家帮工。同姓，“五百年前是一家”，善良的耿氏认为这是前世注定的缘分，死心塌地把这里当作自家，没完没了地劳作。陈德彰没有女孩，夫妇俩喜欢乖巧的春红，视如己出。苦难的人们很容易满足，处在苦海底层的中国妇女更是如此。春红妈突然心疼而死，没有来得及说话。但她对陈家送春红上学，并读到初中早已心满意足。后来春红以出色的成绩三师毕



业，至今三年，没出去工作，一心侍奉养父母，把二老的生活安排得有条有理。

“春红妹！我也该走了！”

“苏先生！苏队长！莫走！”

“可恶！我就不配当你姐啦！”是亲切的责怪。苏贞称她为妹，要她称姐，她却总不习惯：人家当过她的先生，又有名气。

“苏姐！”她终于叫了一声，“莫老看着我，怪难受的！”

“谁叫你越长越好看，让人看不够呢！”

“姐！莫看了，人家都叫你看得发毛了！”

“怕什么，我又不是小伙子！”

“莫走！在这儿吃饭，就咱俩。”春红转换话题。

“吃饭，好！可今天不行，孩子在家等着。下次一定得吃。”

“好！一言为定，不许赖账！”

“一言为定！”走到院子中间忽又站住：“我可还得问你点儿事！”

“啥事？”

“又有说亲的来吗？”她知道好几家大户都想把春红娶过门去。

“还是姐呢，瞎说么事呀！”春红的脸真像春花一样红了起来。

长江在这里绕了一个大湾子，走出希腊字母 Ω ，江湾县城坐落在 Ω 的中心，三面临着江水。现在全城能走动的男女老少差不多都来到了北门外的江边；他们向东望，看不到船来，有人要求学生唱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支《义勇军进行曲》一诞生，立即为苦难屈辱激奋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和喜爱；然而在江湾它只出现在音乐课上。抗日宣传队一成立，它成为街头教唱的第一首歌，此刻由县中开头，马上便形成了江岸大合唱。歌声激昂



悲壮，震荡江水大地和长空，震荡人们的满腔爱国热情，升腾到巅峰骤然停止，一片寂静。维持秩序的宣传队员楼二元带头，这才引起了掌声。

还不见船来，三师学生高亢的歌声突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接着是男女声二重唱：“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随后小学生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歌声还没有停稳，忽有人大喊“来了！”人们扭头向东，伸长脖子，使劲儿往前挤，堤岸上一阵冲动。

“安静！请大家原地莫动，现在还早，还看不到船上的人。”楼二元在喊，人们这才稍安地耐下性子。

汽轮靠拢码头，乐队奏欢迎曲。陈春红带领高呼口号：“全民团结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向抗日荣军致敬！”……

鞭炮停响，由县长扶着走下船来的，是锯掉了左下肢拄着单拐的一位中校军官。人们为他的年轻英俊和笔直挺立而吃惊。面对如此盛大热烈的场面，他的脸庞兴奋得绯红。他略一躬身，伸出右臂，轻轻地抱起向他献花的谢文秀，在她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又轻轻地放下。

“万营长劳苦功高，在卢沟桥负伤，在开封医治。我们很荣幸，能接待万营长来江湾疗养……”县长的话只有码头上的人听得到。

“蒙父老兄弟同胞们厚爱，兄弟惭愧！……”万营长连连鞠躬。

陈德彰扶出的是额头和右臂裹着纱布的景连长。以后一一介绍和献花的还有四位军官和四位士兵。江湾没有医院，只有治疗所，本不必接纳荣军，因县政府和抗日宣传队积极要求，才拨来十名伤病轻的，人们未免失望。然而盼望已久的荣军终于到来，人们又得到几分满足。



按苏贞的安排，荣军登车，小学生随荣军、民众随小学生进北门；中学生以上和各团体人员，绕道进东门和西门。在外敌人侵的民族洗礼中，江湾民众秩序井然地完成了有史以来最盛大的群体行动。

秋阳照在身上，起初还暖洋洋地挺舒服，过一会儿头上却渗出了汗珠，臂膀也发酸了。万家康只得坐在竹椅上略事休息。

昨天绑梯架时小钟要加上竹椅：“你累了就坐下歇着，不用下地！”

“你小子，格老子，”他学着小钟的四川腔。在疗养中过去森严的官兵界限日见淡漠，他们已亲如兄弟，“我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也不算老，上去画几个道道还会累着！”

“嘿！你小子大营长不知好歹！这不是在小本上写字！明天你就晓得我马屁拍的是地方儿啰！”

小钟这小子真有两下子，他当兵以前做过瓦工学徒！

万家康今天要在墙上写十个字的标语。严格说不是写，只不过用粉笔勾出笔道的轮廓，由别人涂上油漆。轻而易举的小事一桩，没想到还会累着。

当初县里申请接待荣军，曾要求把本县人分回来。但人家怎么也没找到江湾人。这是因为，在糊口不算太难的江湾，“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教训深入人心。

这次抗日宣传队决定，特大标语除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全民团结，抗战到底！”等之外，加一条“好铁打好钉，好男当好兵！”大标语请长于书法的人写字，每条的字体又不相同，以满足江湾学究欣赏书法的爱好。现在其他的都已写好，只有这条还空着。苏贞考虑，这条还是用印刷体好看，却难找书写人。那次在疗养所看见一条“欢迎宣传队，感谢宣传队”小标语，宋体美术字很好看，一问是万营长的手笔，于是她就请他来写这十个字。他慨然应允的条件是：书写工程理所当然地由荣军



来完成。

大墙在东大街路北，原是明代岳状元府第大门左右的院墙。五百年风雨沧桑，状元府早已成为公园。大墙重修过，相当完好。府第后缩，门前是城里最大的广场。万家康认为既然五个字单占一面墙，已有了自然的节奏，不必再加标点，也更加对称受看。此时他坐在西扇墙前的梯架上，回头看东边的“好铁打好钉”，已变成极瘦的长体，自觉满意。几个荣军在东边笔道里涂色。

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转化为对抗战英雄的崇敬和热爱。学生进荣军院打扫卫生，整理庭院，献歌献舞。

望江酒楼的大厨师某日通知疗养所厨师莫做菜，送去了他拿手的三鲜豆皮、鸡汤鱼丸等名菜。

一个茶馆的女老板，木桶里提着活鱼，自带调料做成糖醋鳊鱼，“请荣军品品我的手艺！”

并没等到天儿凉，天主堂的女教徒送来了她们手织的毛围脖儿。

现在荣军带伤做工，来了不少深受感动的居民，有的也要干活儿，有一个还是漆匠。都遭拒绝：“我们是包工！”人们送来茶水、黄梨、葡萄，要他们歇会儿，他们却并不停止工作。

“注意，立正，敬礼！”景连长喊口令，荣军都在原地行礼。万家康要站起，动得太猛，几乎闪了下来。陈春红眼快，跃步向前，踩上一步梯子，伸手扶了一下，这才没事。万家康闹了一个脸红。

宣传队来了。手推车上有茶水、桂花汁、桂花糖、芙蓉糕、鸡蛋卷。工作这才暂停。居民拿来竹椅木凳，荣军和队员围圈而坐。

“欢迎宣传队唱歌！”居民里有人提议。

一个队员从手车下蓝布长袋子里抽出二胡，另一个从衣袋里



掏出口琴，演唱者迅速就位。哈哈！早有准备。抗日宣传队随时都应该解说抗日战况，演唱抗日歌曲，这是苏贞坚持的“时刻准备着”。

《救亡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都是荣军非常熟悉、居民也已经学会的。起唱不久他们也都加入了合唱。

《九一八小调》，陈春红的独唱哀婉幽怨。人们凝神谛听，品味失去乡土的悲痛。东北籍甘文书双手蒙面，已是泪水涟涟！

经王事务长要求，苏贞独唱《松花江上》。这是她喜爱的歌曲，每当她独自唱，总不免泪流满面。此刻她极力注重节拍的严整，吐字的清晰和声韵的和谐。

突然，歌声里增添了新的力量。迂缓中注入刚毅，悲凉中萌生决心。女声独唱变成了男女声二重唱。是万家康手扶椅背，昂首挺立，引吭高歌。他同女声紧相契合，把这支悲歌的后段推向激奋的高峰……

“甘文书！你看能成不？”小钟把稿子伸到小甘面前，“真费劲，没文化硬是不行！”

只上过三年学的小钟写出几段文章，小甘很佩服：“不容易呀！还真写了不少！《第一次战斗》，题目好！写第一次打仗的感觉，很切合。‘第一次打仗，我心里很害怕。’对呀！这是大实话。有人说他一开头就英勇无比，纯粹是吹牛。不过，‘怕’字是竖心旁，不是提手儿。”

“嘿嘿，我也觉得不大对劲儿！就是想不起该是竖心儿！”

“这好记，是心里怕，不是手怕。‘枪一响，好像打在我身上。伤哪儿啦？腿是好的手是好的肚子也没穿洞，哎！原来一点也没伤着！我很高兴，再一听，枪声还远着呢！敌人瞎放枪！’真不赖！‘我干啥老站着？连长早说过，打仗要利用地形卧倒。我偏忘了，有掩体不用，却站着发愣！’愣也是竖心儿，不是木字旁。发愣，也是心里的事！”



“格老子！我是又有手，又有木棍儿，就是缺点儿心眼儿呀！哈哈！”

“以后不会忘。‘我这不是给敌人立活靶子吗？真傻！我马上卧倒在掩体里。太好了，又舒服又安全。你放你的枪吧，反正我不放。老子要节省子弹，要看准了你龟儿子的脑壳才放！一个敌人露头了，好，我就像练习打靶一样，不慌不忙扳扳机。哈！敌人的帽子飞了……’好！真是一篇好文章！咱们请苏队长、万营长看看再抄。”

“我们来抄，这篇就完。”楼二元和范晓洁正在另一张桌上抄写。

江湾人一向置国家大事于脑后，抗日宣传队的活动，起初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新鲜事儿。随着战事的进展，听众才越来越多，提的问题越来越具体，苏贞便决定出墙报《奋进》，贴在县衙前左边。从第三期起应居民的要求改为一式两份，分别贴县衙前和状元府。

荣军来到以后，按万营长和甘文书的意见，墙报由抗日宣传队和荣军合办。这一期主题是当兵卫国，苏贞写的《好男当好兵》经张强和万家康看过，爱国热情饱满，感人至深，正由春红和景连长在万营长屋里分抄两份。

“有劲儿，真有劲儿！万营长艺术字好，楷书也好！”陈春红抬头望见万家康写的一尺见方的“奋进”两个大字，不禁赞美起来。

“人家万营长就是有根底。”苏贞说。

“惭愧！这才真叫班门弄斧呀！在金桂之乡！在出金桂诗人、书法家，出状元郎的地方！”这些话带有浓重的抒情色彩。

“你万营长不也是状元郎吗！而且是文化古都北平的！”陈春红热心地说。现在人们都知道万家康是投笔从戎的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苏队长，陈先生！我想给你们提个意见，行吗？”